

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36

彭大将军

PENG DA JIANG JUN

(二)

黎小江 主编



广州出版社

·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·

彭 大 将 军

(二)

黎小江 主编

汪光明
曹林平 编著

广 州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军事文学丛书 / 黎小江主编. — 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4.5

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I. 中… II. 黎… III. 文学—军事—中国

中国军事文学
彭大将军 (二)
(36)

出版者: 广州出版社

责任编辑: 赵辛予 封面设计: 蒙复旦

责任校对: 容晓风

发行者: 新华书店

印刷者: 河北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468

版 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7-80592-707-3/G.131

定 价: 988.80 元 (全 55 册)

礼炮声声

五月十四日这天清晨，霞光万道，山风徐来，万里长空，蓝莹莹。山道两旁的野刺梅黄澄澄的，花瓣上，叶儿尖嵌着一滴滴晶莹的露水珠，更显得娇艳俏丽，令人注目。

在通往真武洞的山道上，刺梅丛间走来两个人。他们各拉着一匹高头大马步行在霞光之中。拉着“雪里送炭”的是“夜猫子”营长阎德山。手拉“骅骝马”的是工作队的尚华同志。他们是到真武洞马王庙滩参加祝捷大会的。昨天部队接到“野司”的命令：要各部队于十四日上午十二时前赶到真武洞，下午二时召开全西北野战军祝捷大会。“红星部”住在田家湾一线，离真武洞只有三十里路，所以旅部规定五时起床，五时三十分开饭，六时出发。出发前“夜猫子”接到尚华的电话，说有要紧事，务必见一面。“夜猫子”向教导员讲明情况就提前出发了，只带了通讯员“二姑娘”。“二姑娘”是了解营长和尚华底细的人。一出村他就借故拖在后面，好给营长和尚华留出一个说贴心话的机会。“夜猫子”看穿了“二姑娘”的小心眼，也就没有催他。结果“二姑娘”就拉后了半里多路。“夜猫子”和尚华的谈话是从路旁的花开始的。

“你知道这叫什么花吗？”

“秃疮花”

“什么秃疮花，这叫野玫瑰！”

“我们家乡都管它叫秃疮花。”

“你喜欢这花吗？”

“我喜欢刺刺菜，那能吃。”

“真是的，你什么花也不喜欢。”

“一个苦娃子，哪有这份闲心！”

“你可真是个榆木疙瘩！”

“榆木疙瘩也有用，能做菜墩子。”

“我给你的信收到啦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为啥不回信，我的意见不对？”

“对！没回信，是想当面谢谢你。”

“那你就当面谢我吧。”

“夜猫子”站住了，面对尚华庄重地立正，向她敬了个举手礼。并说：“日久见人心，你的批评挺厉害，可你是为我好，谢谢你。”尚华见他严肃得像个认错的小学生，就忍不住地大笑起来。他们拉着马继续向前走。

“你到底有啥要紧事要对我说？”

“有人托你当一次红娘，你肯不肯帮忙？”

“什么红娘黑姑的，你就直说吧！”

“三营营长老张有对象没有？”

“你问这干啥，人家有相好的能对我说。”

“你们多年在一块工作，就没有问问？”

“我又不是孙猴子能钻到人家的肚子里去看看。”

“有一个人挺喜欢他，想打听一下他有没有对象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这个人你也认识。”

“我认识？除了你我谁也不认识。”

“剧社的苏珊你也不认识？”

“什么？你想把那个小上海配给我们老指导员？亏你想得

出！那是浑身长刺，嘴甜心狠的小辣椒。你不是诚心找我们指导员麻烦吗！这事你就别讲了，我作主，你回她的话，没门儿！”“夜猫子”气得七窍生烟，一口替张云天回绝了。尚华忍住笑，故意板着脸，不高兴地说：“又不是给你介绍对象，你怎能代替人家张营长嘛？”

“能！我们俩比亲兄弟还亲，咱们都是革命同志嘛，办事可不能坑人家呀，那个小女子除了长个好嗓门，没有一丁点儿讨人喜欢的地方。我求你行行好吧，咱可不能办那种不近情理的事。”说完他翻身上马，一溜烟地跑了。尚华理解“夜猫子”的心理，可他还蒙在鼓里，对苏珊同志他是有很大成见的，得给他脑袋上开一扇窗子。于是她也上了马，追上去了。

隔着老远的“二姑娘”一见两人谈崩了，急得直叹气。他想给他们说和说和，也就纵身上马直追上去。

说来事巧，三匹马你追我赶的来到木瓜崾崾，不用口令三匹马同时停住了。因为旅部的队伍正走在这崾崾的中心点，将他们的去路拦住了。他一见都是上级机关的人，便急忙下马，站在路旁，尚华和“二姑娘”也下了马站在“夜猫子”身边。

剧社的同志过来了，“夜猫子”一见男男女女一大趟，就忙调过身去，掏出烟点上吸起来。

“阎营长，你来得好早哇！”这正是苏珊的声音，他听得清清楚楚，不得已，只好转过头来，假装热情地说：“是你呀，苏珊同志，你们演节目吗？”

“我们今天演第一场，其中还有一个表扬你的节目呢，李队长扮演你，欢迎你来批评指导。”说完向他敬个礼便急急忙忙追上队伍。“夜猫子”看苏珊去远了，回过脸来对尚华说：“看见了吗，张云天是土疙瘩窝生长大的，典型的土包子。看看人家，从小就喝的是牛奶，吃的是那香喷喷的槽子糕，是典型的洋包子。两路鸟唱的是两路调，你生往一处放，这不是关帝庙里求娃娃不

看对象吗!”“夜猫子”一句话把尚华说个大红脸。她白了他一眼说:“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如实告诉你吧,人家小苏跟张云天早挂上线了。”尚华这句话就像是块大青石正好打在“夜猫子”的心口上。他暗暗对自己讲:“张云天呀,张云天,你也会偷偷摸摸,要不狠狠地修理你一下,说不定你还想上天哩!”当他正要上马去找张云天时,剧社的李队长来了。他一把拉住李队长来到一个背静处,劈头盖脑地说道:“我说老李,看在老交情上,你救救三营长老张吧,你们剧社的那个小妖精‘苏三’,在勾搭张云天哩,我万万没有想到张云天也是个有眼无珠的废物,一下子就叫你们那个小妖精给迷住了,你跟‘苏三’说说,就说人家张云天从小就订了亲。叫她死了那份心思吧。”

“你讲的是真话?”

“谁能逗你玩。”

“老张是订亲了?”

“我是证人。”

“老阎,你可不要对人抱成见啊,苏珊这个同志的思想、工作都不坏呀。”

“那好哇,没钩没线的男同志有得是,干吗一定要勾引我们老张。老张是个三棒槌打不出个屁来的老实人,得找一个和他心对心,口对口的女同胞,才能白头到老。他要找了你们那个小辣椒呀,还不把老张摆弄死呀!你做做好事吧。”

“那好吧,我了解一下情况。”李队长确实不知道这件事,更没有想到会如此严重。等他们二人讲完话转回来一看,尚华已经不见了。“夜猫子”便问“二姑娘”：“她哪!”“二姑娘”没有好气地对“夜猫子”说：“长翅膀飞了!”

翻过嵯岬,走上山顶,放眼四望,却是另一番景象。西北野战军各部队从四面八方真武洞走来,战士们都换上新单军装,

新布鞋，新袜子，新绑腿。枪支擦得明光闪亮，剃了头，刮了胡子。个个变成“新郎”了。双肩上，一边是崭新的挎包，一边是整洁的子弹袋。身后背着一个豆腐块似的背包。真有点办喜事的劲儿。所有驮炮、拉炮的马队也穿上了“新装”，使你觉得眼前的这支正义之师威风凛凛，无敌天下。他们有的成两路纵队，有的成四路纵队，打着旗，唱着歌拥向真武洞。

方圆百十里的群众代表，穿红挂绿，好像去赶庙会一般。他们手上挎着柳条篮子，里面装着鸡蛋、红枣、核桃，也有背着大姑娘小媳妇送的劳军鞋袜，准备在会上送给亲人解放军的。民兵和延安游击队的同志也从四处赶来。担架队这支劳苦功高的队伍特别受人尊敬。就是这支队伍在近三个月的艰苦战斗中，从火线上抢救出多少个同志啊！“兵民乃胜利之本”，这真是千真万确的呀！

真武洞坐落在延安城东北六十里处，两山之间的一块平地上，当地群众把这儿叫做马王滩，祝捷大会就在这里召开。会场正中临时搭了个主席台，场地上用石灰划成了棋盘形，指定了各部队位置、通道和休息的场地。会场四周竖立了数不清的彩旗、标语牌、宣传画，特别是那座用树枝搭成的“凯旋门”，更是引人注目。为保证同志们有水喝，在通道两旁埋了几百口五斗缸，缸里装上满满的开水。现在，队伍都在会场外整队待命。就在这会儿，不知是谁突然喊道：“快看，周副主席和彭总来了！”战士一边互相传告，一边挺起脖子来向前看去。转眼间所有参加会的人都知道周副主席来了，四周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。

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杨尚昆等同志，与彭大将军并肩走在前边，习仲勋和几位副司令员、参谋长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等同志相随在后。部队、群众自动地排成迎宾队形，鼓掌、呼口号。周副主席边走边向同志们亲切招手，彭总虽然也换了身军装，但仍是旧的，右肩头上还缀着一块补丁。他一边陪着周

副主席、杨尚昆向部队、群众挥手致意，一边不住地向大家介绍：“周副主席和杨尚昆同志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看望你们来的。”同志们听了彭总的话笑逐颜开，群情激奋，不断高呼口号：“坚决保卫党中央！”“毛主席万岁！”

周副主席是昨天晚上从安塞北的王家湾来到“野司”驻地马家沟的。彭德怀得知中央要派周恩来同志参加西北军民第一次祝捷大会，心里十分高兴。他高兴的是能再一次见到他所尊敬的老战友。那天说也怪，他总是看表，看了还不算，还问问身边的人：“几点了？你们的表准不准？”同志们了解他的心情，但觉得他有点反常，因为彭总的表是比较准的。他一时在窑里，一时走到窑外，一时又走到村口。终于他等来了周恩来、杨尚昆等同志。当他握住周恩来的手时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，恩来仔细看着彭总说：“你辛苦了！”

“你比我更辛苦。”他转头又问杨尚昆同志：“你几时从河东回来的，我几次问电台，都回答说你下落不明，叫人真放心不下呀！”彭总说着话，拉着恩来同志走到村里。“野司”的其他成员和全体工作人员都出来迎接。恩来同志像往常那样气宇轩昂，洒脱热情地与大家打招呼，彬彬有礼地和大伙握手、问好。进到窑里，一杯茶还未饮下，就对彭总说：“毛主席和我讲了你给他的电报，主席说你是个粗中有细，深谋远虑的人。你在下边比我们了解情况，能向我们及时提出不同看法是可贵的。老彭呀，你们打得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。你们是在困境中速战速胜，这就更值得人敬佩。”尚昆同志讲：“叶总和我接到战报时，高兴得都要跳起来，才几天时间，你们就打出这样一个场面，真是今昔有别啊。”讲完三人大笑。

“我们是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指挥下做了一点具体工作，没什么可夸奖的。”彭德怀这种谦逊、忠贞、虚怀若谷的精神使恩来同志很受感动。之后，恩来向“野司”的全体成员介绍了全国

各个战场上的情况，转达了毛主席对同志们的问候。晚饭时当恩来同志走近桌前，一看桌上摆着丰盛的饭菜，马上离开座位，风趣地说：“这饭菜没有彭大将军的命令，我是不敢动筷的。”习政委马上讲：“周副主席你放心吃吧，这是彭总亲口下的命令，请炊事员把看家的本领都拿出来了，招待你这位党中央的代表。”彭总嘿嘿笑了。周恩来坐在桌前，首先端起本地产的高粱红老酒向彭总讲：“老彭，请让我借主人的一杯水酒，对你、对西北战场上的所有指员，略表寸心吧！”

彭总心潮澎湃，激动地端起酒杯来……

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电话，胡宗南恭恭敬敬站在电话机前聆听校长的训斥。

“你睡得还好吗？”这是蒋介石嘶哑的声音。

“学生罪该万死。”胡宗南带着哭腔回答。

“哪里哟，你打得不错嘛。有人在我面前说你是饭桶，现在看来，你连饭桶都不如。丢了蟠龙事小，失了我的好学生李昆刚，你知罪吗！娘希匹！”

“学生理解校长的心情。”

“彭德怀还有什么打算，你晓得吗？”

“学生晓得，他正在真武洞召开……召开贺功会哩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去参加，你手上连一个兵也没有啦？”

“校长息怒，彭德怀高深莫测，用兵诡诈，刚才得知情报，马上出兵也无济于事。学生实有临渊慕鱼之苦，望先生谅解。”胡宗南黯然泪下，只听到电话里，蒋介石发疯地嗥叫：“派飞机去炸，把会场给我轰平，炸碎！”

“是，是！学生听命。”

战争中的变化是难以预料的，庆功的部队刚要整队入场，三

面山头上传来空袭的警报声。胡宗南果然派飞机来了，会议只好推到晚上进行。各部队到指定地点去休息。彭总和周恩来同志来到半坡上，村里，安塞县的县长、县委书记和边区政府的代表也来到这里。周副主席没有进窑，在院里询问地方干部生产和支前情况。安塞县的书记说：“年轻力壮的参军，不少老汉都参加了担架队，如今在家坚持生产的，除了娃娃就是姑娘和婆姨家了。生产自给还能勉强维持，支前就有困难了。”周恩来同志听了，觉得这个同志很实在，讲的都是真情。陕北人民现时处境困难。周副主席心情沉重地对县委书记讲：“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很困难，短时间又解决不了。不少省里，地委和县委的同志都亲自带担架队上了前线，他们组成了一个特殊兵团，他们的任务是很重的。加上胡宗南军队在这里践踏，生产受到影响。毛主席说：现在陕北人民除了支前工作外，唯一的任务是生产自救。军队的用粮从山西、冀中调拨，你们要特别注意群众的安全，陕北人民对中国革命事业贡献是巨大的。”在场的同志听了周副主席的话无不为之感动。在两种命运决战之时，党中央和毛主席仍然体谅到陕北人民的困难，真是情深似海呀！

彭德怀一直站在一边低头沉思。听了恩来的话感慨颇多。他抬起头来对地方干部讲：“军队用粮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陕北老百姓就更困难了。可老乡们还是千方百计地将自己的口粮减下来，送给军队吃，自己却吃糠，吃野菜。我们不能只要军队不要人民，人民是水呀，我们是鱼，鱼要离开水就会死亡的。‘野司’已经决定对困难的地区免征军粮而且要抽出一部分支援人民群众。贺龙同志已经从山西调出三十万斤种籽粮，发给了群众。”就在这时敌人第一批四架轰炸机飞临到真武洞上空。彭总对周恩来同志说：“走吧，咱们进窑里谈吧。”恩来看了看空中的飞机，风趣地讲：“胡宗南还够朋友，派空中代表来祝贺你啦。”随着一阵笑声，大家走进窑洞。

“夜猫子”营和三营奉王胡子的命令守在彭总和恩来同志的所在山头上，组织火力网对空射击。敌人的飞机一直保持着水平飞行。接着无数个小黑点从机舱中投下来，眨眼工夫，一个个小黑点突然张开了降落伞，“夜猫子”忙叫：“伞兵！”于是他命令射手们集中火力消灭伞兵，但很快他明白过来，原来这是带伞的重型炸弹。炸弹落到会场四周，敌机反复投了四次炸弹，然后飞走了。会场受了些小损失，炸碎了几只五斗缸，没有一个人受伤。这就是真武洞祝捷大会的第一个节目——胡宗南为大会放了四起“礼炮”。

“夜猫子”见敌机飞去，便来到张云天面前，先瞪了他一眼，而后说：“红萝卜拌辣椒，吃得出，看不出。表面上你老实得像个泥胎，其实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还不少哩。”

“我有啥差错你就直说，别跟我绕圈子！”

“那好，这也没外人，你给我坦白交代，最近这工夫，你偷着摸着干了些啥不要鼻子不要脸的事？”

“这是从哪条河口说起？”

“你坦白吧，你用什么方法，在什么腐化思想的指导下，去勾搭剧社的‘小辣椒’的？”

“老阎，这上有飞机下有火炮，我要真有这种事，叫上下同时向我开火！”

“得得，甭在我面前耍你那三板斧了，我不会再上当。张云天呀，张云天，我说嘛，你成天少言缺语没精打采的穷鼓捣，原以为你把心用在革命上了。好家伙，你是在琢磨着用什么巧法子去勾搭老娘儿们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，我怎么就没有把你看透！”“夜猫子”气得呼哧呼哧地喘粗气。

张云天开始心跳了，他了解阎德山，事情不说清楚是没有出路的，但他又觉得委屈，自己没有“夜猫子”那张不饶人的嘴，本

来肚子里一清二楚，一到嘴边就乱了套。他为了少惹麻烦，还是把实情告诉“夜猫子”为妙。于是他解开单衣扣子，把手伸进去，在胸口摸了半天，掏出个小纸包来，双手递给夜猫子：“给，我全坦白。”

“夜猫子”打开一看，是张花花信封，口已经拆开。他抽出信展开就看，见上面写着：

张营长同志：

你接到我给你的信会吃惊的，因为我们并不认识，请原谅我的冒昧。

听尚华姐讲，你和阎营长是老战友，且感情深厚，亲如手足，我非常珍视你们的友谊。我有一事想请你帮忙，不知你是否愿意尽力。我因一时冲动，曾在彭总面前告了阎营长一状，虽然事后我曾多次想向他赔礼认错，可他始终以白眼相视，认为我是个坏女人。请你向他解释一下，我不是有意伤害他，因为女同志也有自己的自尊心嘛！拜托您啦，希望您给予一个新战士真诚的援助。

敬礼！

剧社音乐分队 苏 珊

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

“夜猫子”看完信，心中的火苗自消自灭了。自己刚才讲的是些什么话呀，他脸红了。把信重新包好，放到张云天的手心里，嘿嘿一笑：“老指导员，我的毛病你最清楚了。刚才我喷的那些‘渣子’就算是西北风刮过来的。可我还要警告你一声，对这个小娘儿们你可要提高警惕，也没准儿她是打着要你帮忙的借口，暗地里向你进攻哩。”

“‘夜猫子’你嘴上留点德好不好。你当初怎么对我讲尚华的，要不要我学几句给你听听。”

“唉，别提那陈谷子烂芝麻啦。反正我坚决、完全、彻底不同意你要她。你真的要了她，那可是你张云天自己往火坑里跳。”

当晚霞给山川抹上最后一层橘黄色的时候，二十四响的礼炮打响了。祝捷大会宣布开始。由一百名号手领先，吹奏迎宾曲调通过了主席台，后面是十六路纵队，先是炮兵，后是步兵，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主席台。周恩来副主席，杨尚昆，彭德怀，习仲勋等同志站在主席台上，检阅着西北战场上这支胜利大军。部队过后是强大的民兵、游击队和浩浩荡荡的担架兵团，最后是秧歌队上场。在秧歌队的尾后，是陕北老乡抬着杀好的整猪、整羊和军鞋军袜以及大量食品，走到主席台前。彭德怀，这个深知陕北人民疾苦的老兵，遏制住了内心的激动，他慢慢将右手举到帽沿上：“谢谢喽！陕北的父老兄妹！”他的内心掀起了感激的波澜。

夜幕降落。

主席台上点燃了八盏汽灯，将马王庙滩照得明如白昼。部队行列中也点着汽灯，灯下的战士显得格外英俊和可爱。当大会主席宣布请党中央代表周恩来副主席讲话时，山川里响起一阵春雷般的掌声。周恩来，这位深受党、政、军和广大人民信赖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神采奕奕地走向台前，双手举起从左侧到右侧，不停地挥动，以表对同志们的谢意。当山川里的掌声如潮水退去的时候，恩来同志首先向到会者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。他讲：“同志们，乡亲们，首先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党中央、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并没有过黄河，一直转战在陕北。党中央、毛主席就在你们身边！”会场上再次迸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这时口号声也响起来了：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!”

“毛主席万岁!”

周恩来同志在台上接着高呼:

“中国人民万岁!”

“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!”

掌声如暴风骤雨,口号声像惊雷在大地上滚地。从三月十三号保卫延安的战斗打响后,在战士中、群众中经常谈论着:“党中央和毛主席哪里去了?”可从未得到过满意的回答。有的说主席过了黄河,有的说主席到了东北。还有人讲主席已经到通向蒙古的边界上。叫人怎么能放心呢!今天,周副主席亲口宣布,党中央和毛主席仍在陕北指挥全国各个战场,怎能不振奋、不激动呢!在过去的日子里,为了军事上的需要,尽管上级领导知道主席的所在,眼看着同志们那焦虑不安的样子,也硬是不便讲出真情。

周恩来接着又讲:“你们从三月十九号到五月四号,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,消灭胡宗南三个精锐旅,创造了三战三捷的伟大胜利,我代表中共中央、毛主席向你们表示最衷心的祝贺!”

“感谢党中央!”“感谢毛主席!”“感谢周副主席!”

周副主席介绍了全国各战场上的伟大胜利和目前国内政治、军事形势。最后他用下面的话结束自己的演讲:“涓涓细流可以汇成汪洋大海,点点星火可以引出燎原之火。但是在同志们面前仍有很多困难,蒋介石手上毕竟还有几百万军队,在进步与倒退,光明与黑暗的斗争中蒋介石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。这就要求我们全体同志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,坚决、彻底地去消灭蒋介石,打出一个光明、进步、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来。同志们,历史将证明,在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搏斗之中,你们的贡献是巨大的。人民将会永远记住你们的。我深信,你们

在彭总的指挥下,在未来的战斗中会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!”

会场显得安静了,五万双含泪的眼睛看着灯光下的恩来同志。他的每句话在战士的耳边回响着,他的每一个准确有力的手势深深地印在战士的头脑中。他简短的讲话,却给战士们一种无穷的力量和永生难忘的印象。过了片刻,战士们才清醒过来。山川里再次爆发疾风暴雨般的掌声。

彭德怀同志也讲了话,还有战斗英雄、劳动模范和英雄民兵都讲了话。会议直到深夜才结束。然后进行了文娱表演活动。恩来和德怀同志观看了大秧歌之后,先行退出了会场。王震等同志将周副主席送出会场,周恩来同志和送行的同志一一握手,就和彭总向马家沟去了。

彭总和恩来同志回到驻地后对小李第一句话就是:“快点给我们随便搞点什么吃的,肚子闹革命了。”小李急忙向伙房跑去。哪知细心的老郑头已经下好一盆汤面条。浇上清油葱花,隔着门就能闻到香味。小李把面条端来,往桌上一放,彭总便拿起碗来给恩来舀了一碗,并叫小李自己动手。他们吃的是那样香甜,那样的惬意。

恩来同志吃完面条,看着坐在灯下的老彭在想什么心事,就随口问他:“老彭,你知道马克思最爱的是哪两个人?”

“他的妻子和女儿燕妮。”

“马克思和女儿有过一次重要的对话,你知道吗?”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那是在马克思刚刚撰写完《资本论》的时候。他爱他的女儿胜过自己的生命,父女俩感情很深。一天,当马克思在休息的时候,女儿燕妮给爸爸煮了一杯浓浓的咖啡,马克思惬意地品尝着女儿的手艺。就在这时,燕妮向他提出了二十个问题,请他回

答。”

“讲讲听，么子问题哩。”彭总兴趣颇浓地问道。

“我是在法国学习时看过一本叫《马克思言论》的小册子，上面记录了那次谈话，现在也记不全了。比如，燕妮问马克思：‘你认为人的最珍贵的品格是什么？’马克思立即回答说：‘诚实。’燕妮又问他：‘你认为男人最珍贵的品格是什么？’马克思举了举拳头说：‘力量。’燕妮又问：‘女人呢！’马克思吻了下亲爱的女儿，轻声地说：‘温存。’燕妮对她爸爸的回答非常满意，想了想又问道：‘亲爱的爸爸，你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？’马克思也想了想，回答道：‘坚定。’燕妮又问：‘你最憎恶的缺点是什么？’马克思回答：‘阿谀奉承。’燕妮又问：‘你最不能宽恕的缺点是什么？’马克思说：‘轻信。’燕妮走到马克思背后，将手放在爸爸肩膀上又问到：‘您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？’

‘斗争！’

‘您认为什么是最大的不幸？’

‘屈服。’

‘您最喜欢什么颜色？’

‘红色。’

‘您喜欢的名字是什么？’

‘燕妮，我亲爱的燕妮。’

‘您最喜欢的格言是什么？’

‘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’

‘您最喜欢的口号是什么？’

‘探索。’

这是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些，还有一些我想不起来了。如果能找到这本册子翻译过来，你应当读一读。”恩来同志顺便讲到的这段佳话，可彭总听了却深深陷入了沉思之中。他想，马克